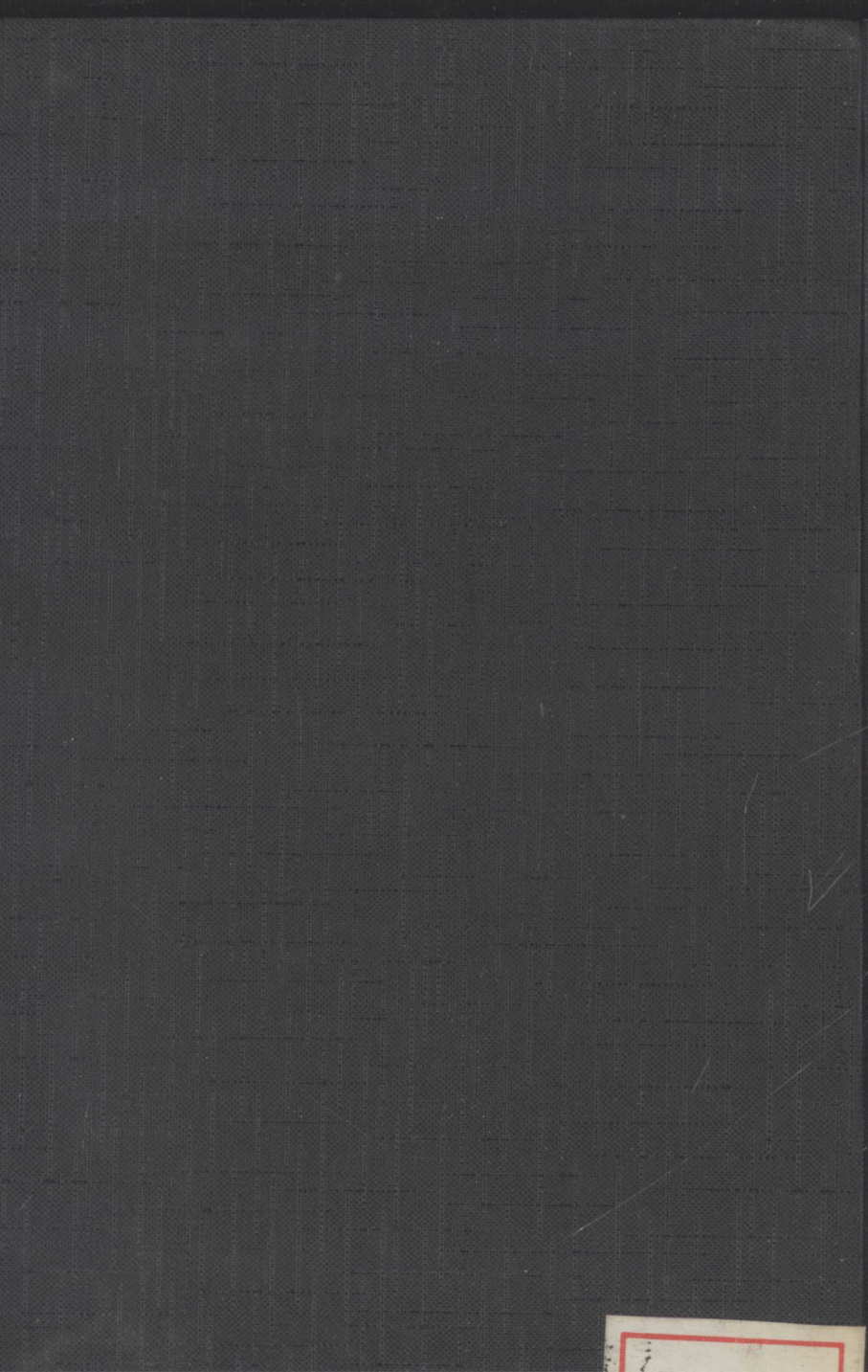


紅玫瑰

第一卷——第十期

上海書店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紅玫瑰



去字

第一卷 第十號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紅玫瑰

第十一期目錄

民國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陰曆甲子年九月十三日

發行

神針

向愷然

慢性的丈夫

黃轉陶

燃脂餘響

徐碧波

吳門株守記

范烟橋

預言家

程瞻廬

晚上戴草帽的理由

周振聲

名尊實賤歌

程瞻廬

黑騎士

孫丁紅
陶寒翠

紅玫瑰



也是失主

吳聞天

頑童修身讀本

張星齋

飯店中之笑話

黃轉陶

挽車阿二

張一弓

雅俗對

鄭逸梅

嚼蔗新錄

青虎

女兒詞典

程瞻廬

江湖奇俠傳(五張)

不肖生

新廣陵潮(七張)

李涵秋殘稿 程瞻廬續撰

編餘瑣話

趙若狂

編餘瑣話

茗狂

下期有名作四篇。茲一一介紹于下。

(一)獨鶴之「嗚呼戰！」乃一非戰小說。酸楚之音。令人不勝卒讀。(二)枕亞之「孝子復仇記」叙一孝子立志復仇。情節彌爲曲折。而文字之古茂。尤爲有目共賞。(三)卓呆之「反目的原因」立意遣詞。皆極滑稽。復含有關於人生之問題。(四)愷然之「快婿斷指」人奇事奇。足資談助。

邇來偶有所感。成一短篇。曰「覺悟後之覺悟」。自問尙爲不惡。稍緩即可刊出。

不肖生之「留東新史」。前曾刊登快活林。彌爲膾炙人口。現又全篇修飾。一過歸本局印成單行本出版。又東亞書局。近出「海上大觀園」長篇小說一種。計二集。叙一富商之軼事。曲折離奇。未經人道。現亦歸本局代爲發行。併此介紹。

神針

向愷然



我們中國確有幾種絕藝。爲外國人所夢想不到的。黃石屏的針科也是其中之一。本篇所述確是實事。我很望一般繼起者。再精益求精的研究下去。不要使此道失傳咧。 茗 狂

凡是能造成一門絕藝的人。必有一種與尋常人不同的特性。或是性情極恬靜。或是志意極堅強。都是造成絕藝的原素。這篇所紀述的。是一個最近的人物。上海人知道的最多。其人其實在有可紀述的價值。這人姓黃名石屏。原籍江西人。就是十年前在上海很享盛名的針科醫生。這黃石屏的針

科手段。直可以說得是超神入化。一時無兩。他一生使人驚詫歎服的事跡。很多很多。在下於今要紀述那些事跡。就不能不從他學得這針科絕藝的來由着手。却說黃石屏的父親。在山東做了好幾任的府縣官。爲人甚是清廉正直。很能得地方百姓的愛戴。做清官的當然不要非分的錢。因此做到五十多歲。家中仍沒有多少積蓄。不能在家安享。晚年才得了宜昌的一個釐金局差事。然得了這差事不久。跟着就得了個風癱半身不遂的病。終日躺着不能動彈。延盡了名醫。服盡了湯藥。祇是沒有效驗。黃家的親朋戚友。都以爲這是年老送終的症候。沒有診治希望的了。就是黃石屏兄弟。以及他父親本人。也都是這們一種心理。所應辦的一切後事。多已辦妥了。祇等這口氣咽下去。就完事。這日忽然門房進來。報道外面來了一個游方的和尚。年紀約有七八十歲了。口稱要見黃局長。特來給黃局長治病的。黃局長心想。我這病。原是不治之症。這和尚既說特來給我治病。或者。有特別的能耐。能將我的病治好。也不可知。便是治不好。也沒有妨礙。遂教門房將和尚引進來。不一會。門房引進一個老和尚來。黃局長看那和尚。雖是鬚眉如雪。可以看得出是年事很老的人。然精神充滿。絕無一點兒龍鍾老態。身體魁梧。步履矯健。遠看決看不出是有了年紀的那和尚進房。即合掌當胸。向黃局長笑道。

老施主還認識老僧麼。黃局長聽他說話。是山東口音。祇是腦筋中記憶不出。曾在甚麼地方見過。祇得答道。慚愧慚愧。別後的日子太久。竟記憶不起來了。和尚笑道。無怪老施主記憶不起。俗語說得好。百個和尚認得一個施主。一個施主認不得一百個和尚。老僧便是蓬萊縣千佛寺的住持圓覺。當日因寺產的糾葛。曾受過老施主的大恩。時時想報答老施主。無如老施主榮陞去後。一路平安。沒有用得着老僧的時候。十多年來。老僧逢人便打聽老施主的興居狀況。近日常聽說老施主在宜昌得了半身不遂的病。症多方診治。不好。老僧略知醫術。因此特地從蓬萊縣動身。前來盡老僧一番心力。黃局長聽了。才回想起做蓬萊縣知縣的時候。有幾個痞紳想謀奪千佛寺的寺產。雙方告到縣裏。經幾任縣官不能判決。都因受了痞紳的賄。直至本人到任。才秉公判決了。並替寺裏刊碑勒石。永斷糾葛的事來。不覺欣然點頭說道。老和尚提起那事。我也想起來了。那是我應該做的事。算不了甚麼。老和尚快不要再提甚麼受恩報答的話。當即請圓覺和尚就床緣坐下。圓覺問了問病情。復診察了好一會。說道。老施主這病。非用針不能好。便是用針也非一二日所能見效。大約多則半月。少則十日。才能恢復原來的康健。黃局長喜道。休說十天半月。就是一年半載。祇要能治好。即十分感激老和尚了。圓

覺從腰間掏出一個布包來。裏面全是金針。粗細長短不一。一點藥石不會用。就祇用金針。在病人周身打了若干下。打過不到一刻。病人就覺得比未打針的時候舒暢多了。次日又打了若干針。又更比昨日舒暢些。於是每日二三次不等。到第五日。已能起床行動了。黃局長感激圓覺和尙。自不待說。終日陪着談論。才知道圓覺不但能醫文學武事。都高到絕頂。彼此談得投契。竟成了知己的朋友。有一日。圓覺慨然說道。我生平學問。祇有針科爲獨得異人傳授。當今之世。沒有能彷彿我萬一的我。多年想傳授一個徒弟。免得我死後。此道失傳。但是多年物色。不會遇着一個可傳的人。這種學術。若傳之不得其人。則爲害之烈。不堪設想。因此寧肯失傳。不敢濫傳。黃局長問道。要怎麼樣的人。方能傳得呢。圓覺道。這頗難說。能傳我此道的人。使見我的面。我即能一目瞭然。黃局長有四個兒子。三個極精明。幹練。祇有第四個黃石屏。身體既瘦弱。性情復孤僻。從三四歲的時候。就不大歡喜。說笑後來越來越像個蠢人。同玩耍的夥伴。欺侮他。捉弄他。他不但抵抗。竟像是不覺得的一般。因此左右鄰居以及親戚故舊。都認定黃石屏是個獃子。黃局長也沒有希望他成材的念頭。祇對於那三個精明幹練的認真培植。這時聽了圓覺的話。便說道。不知我三個小兒。當中有能傳得的。沒有圓覺詫異道。多久就

聽說有四位公子。怎說祇有三位呢。黃局長面子上難爲情似的說道。說起來慚愧。寒門無德。第四個直是豚犬。不如極不堪造就。這三個雖也不成材。然學習甚麼尙肯用心。所以我祇能就這三個看。是如何。若這三個不行。便無望了。圓覺點頭道。三位公子我都見過。祇四公子不曾見過。大約是不在此地。黃局長歎道。我就爲四小兒是個白癡。絕不許他出來見客。並非不在此地。圓覺笑道。這有何妨。可否請出來見見。世間多有癡於人事而不癡於學術的。黃局長聽了。甚是不安。祇管閉目搖頭道。這是沒有。的事。圓覺不依。連催促了幾遍。黃局長無奈。祇得叫當差的將黃石屏請出來。這時黃石屏才得十四歲。本來相貌極不堂皇。來到圓覺跟前。當差的從背後推着他上前請安。圓覺連忙拉起。就黃石屏渾身上下打量了幾眼。滿臉堆笑的向黃局長說道。我說世間多有癡於人事而不癡於學術的。這句話果然驗了。我要傳的徒弟正是四公子。這種人黃局長見圓覺不是開玩笑的話。才很驚訝的問道。這話怎說。難道這蠢材真能傳得嗎。圓覺拉着黃石屏的手很高興的說道。我萬不料在此地於無意中得了這個可以傳我學術的人。這也是此道合該不至失傳。才有這們巧合的事。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說罷仰天大笑不止。那種得意的神情完全表現於外。倒把個黃局長弄

得莫明其妙。不知圓覺如何看上了這個比豚犬不如的蠢孩。祇是見圓覺這們得意自己。也不由得跟着得意。當日就要黃石屏拜圓覺爲師。圓覺從此就住在黃家。但是並不見教黃石屏打針。連關於醫學上的話都沒聽得。教黃石屏一句祇早晚教黃石屏練拳。習武日中讀書寫字。黃家人至此才知道黃石屏不癡。黃局長任滿交卸了歸家鄉。圓覺也跟着到江西。黃石屏從圓覺讀書習武三年之後。圓覺才用銀硃在白粉壁上畫了無數的紅圈。教黃石屏拿一根竹籤對面向紅圈中間戳去。每日戳若干戳到每戳必中之後。便將紅圈漸漸縮小。又如前一般的戳去。戳到後來將紅圈改爲芝麻小點。竹籤改爲銅針。仍能每戳必中。最後才拿出一張銅人圖來。每一個穴道上有一點繡花針。鼻孔大小的紅點。黃石屏也能用鋼針隨手戳去。想戳甚麼穴。便中甚麼穴。極軟的金針能刺入粉牆寸多深。金針不曲不斷。圓覺始欣然說道。你的工夫已到九成。了自此才將人身穴道以及種種病症種種用針方法傳授黃石屏。很容易的就能領悟了。黃石屏學成之後。圓覺方告辭回山東去。又過了十多年才坐化。蓬萊寺中黃石屏的父親從宜昌回原籍後也很活了好幾年才死。黃石屏生性異常冷靜。不僅不願意到官場中營謀鑽刺。並不願意家人生產。兄弟分家。分到他名下。原沒有甚麼產業。他又歡

喜吃鴉片烟。除一燈獨對。一榻橫陳之外。甚麼事也不在他意下。沒有多大家產的人。如何能像這們過日子呢。不待說一日虧累似一日。看看支持不住了。飢寒逼迫他沒有法子對付。祇得到上海來掛牌替人治病。得些診金度日。那時南通州的張齋翁。還沒有生現在當智利公使的張孝若公子。就得了個陽萎的症候。雖討了個姨太太。祇因不能行人道。姨太太宮中的卵泡。無法射破。就有一肚皮的兒子。也不得出來。黃石屏因世誼的關係。和張齋翁很相得。彼此來往得甚是親密。見張齋翁日夕愁煩。沒有兒子。便問張齋翁有甚麼暗病。沒有。張齋翁將陽萎不能人道的話。告知了他。黃石屏道。這病容易。我包管你一索得男。張齋翁聽了。知道他醫道極高明。連忙問如何治法。黃石屏道。如何治法。暫可不說。等嫂夫人的月事來了的時候。你再來向我說。我自有的方法。張齋翁果然到了那時候來找黃石屏。黃石屏在張齋翁下身打了一針。作怪得很。這針一打多久。不能奮興的東西。這夜居然能奮興了。於是每月打一次。三五個月之後。智利公使便投了胎了。張齋翁喜極之餘。又感激黃石屏。又欽佩黃石屏。不知要如何酬謝黃石屏才好。黃石屏却毫不在意。一點兒沒有借此依賴張齋翁的心。仍是在上海行醫。門診收診金二元二角。每日至少有病人二三十號。有一個德國婦人。腰上生了一個

碗口大的贅疣。到德國醫院裏去求治。醫生說：「非開刀不可。」那婦人怕痛，不敢開刀。就有人紹介黃石屏。那婦人邀紹介的同到黃石屏家，祇打了三次針，共花六元六角錢。贅疣卽已完全消滅了。德婦感激到了極處。凡遇同國人病了，就替黃石屏宣傳，引自己做証據。祇是德國人是世界上第一等迷信科學的人，聽了絕不相信。就是疑信交半的，也不肯拿身體去嘗試。這日那婦人有個女朋友，也是在腰間生了一個贅疣，大小位置都差不多。那婦人便竭盡唇舌之力，勸那女友到黃石屏那裏去。女友已經相信了，答應願去。女友的丈夫却抵死不依，定要送到本國人辦的醫院裏去。那婦人不能勉強，然仍不肯決然捨去。跟着女友夫婦同到醫院裏。經醫生看了，也說非用刀割開不能好。那女友聽得要動刀，登時嚇得面色改變。那婦人乘機說道：「是嗎？我那次到這裏求治，不也是說非開刀不能好的嗎？我於今不開刀，畢竟也完全好了呢。」醫生聽了那婦人的話，覺得詫異，忙問他那贅疣怎麼好的。他卽將黃石屏如何打針的情形，詳述了一遍。醫生搖了搖頭，問道：「那打進肉裏去的針，是空心的呢？還是實心的呢？」婦人道：「三次我都要針看了，都是實心的。比頭髮粗壯不了許多。連柄有六寸多長，打進肉裏去的，足有二三寸。」醫生又搖搖頭，問道：「抽出針來之後，出了多少血呢？」婦人道：「一滴兒血也沒出。」

也不覺得很痛。等我。知道痛時。針已抽出來。一會了。醫生道。這腰間的動脈管刺破了。極危險。那中國人用的。既是實心針。可知不能注射藥水。怎麼刺兩三下。居然能將這般大的贅疣消滅呢。這是沒有根據的事。婦人氣忿起來。爭辨道。怎麼是沒有根據的事。我這腰間的贅疣。就是因給那中國人刺三針。消滅了。不就是根據嗎。醫生見婦人生氣。便陪笑道。我說沒有根據。並不是說你的話沒有根據。是說這種治法。於學理沒有根據。你不要誤會了。生氣。那女友既不敢教醫生開刀。祇得勸丈夫犧牲。成見。同去黃石屏家試試。他丈夫遂和醫生商量道。不問那中國人的治法。於學理有不有根據。我們不妨以研究的意味。同去瞧瞧。果能治好。固是我等所希望的。便是治不好。有先生同去了。也還可以有方法。應急挽救。這醫生是德國的醫學博士。就是這醫院的院長。在上海所有的外國醫生當中。算是數一數二的人。當下也就發動了好奇心。頭答應同去。於是四人一同同乘了汽車。由那婦人嚮導。到了黃石屏家。這時正是黃石屏門診的時候。一個兩上兩下的客堂房做診室。十多個病人坐的坐。臥的臥。都擠在這一間房裏。黃石屏手執金針。在這人身上一戳一下。或兩三下。這人即時立起來。說已好了。在那人身上戳一下。或兩三下。那人也即時立起來。高高興興的向黃石屏作揖道。謝好像和施用。

催眠術一般。那醫生眼睜睜在旁看了。簡直莫明其妙。有些地方。那醫生認爲萬不能用針戳下去的。而黃石屏行所無事的祇管往下戳。並似乎絕不經意戳過了。的針也不消毒。隨手用一塊絹帕略揩一揩。那醫生用科學的眼光看了。直是危險萬分。然眼見診室中十多個病人。祇一會兒工夫都被戳得歎天喜地的去了。却又不能不相信有點兒道理。那婦人等治病的都走了。才上前給黃石屏介紹。那醫生說得來中國話。寒暄了幾句之後。卽和病人的丈夫商量了一會。向黃石屏道。我這個女友。腰間生了一個這們大的贅疣。聽說先生能用針射得消滅。不知是不是確實。黃石屏教這女子將贅疣露出來看了。看點頭說道。這很容易治好。隨用手指着那婦人說。這位夫人也是生了這們一個贅疣。也是經我三針打消滅了。醫生道。這是我知道的。不過我這女友的胆力很小。他願多出些錢。想請先生包他治好。無論先生要多少錢。都使得。祇是得寫一個字據担保。沒有危險。不知先生可不可照辦。黃石屏聽了不高興道。我這裏門診的章程。每人一次祇取二元二角多一文。也不要先生貴友便有千萬的錢。在我這裏也沒用處。我在這裏應診了二十年。治不好的病。我決不担任診治。連二元二角錢也不要。治得好的病。就是我的良心担保。二十年來。經我手治的。還不會發生過危險。貴友相信我。

就在這裏治。不相信。我請另找高明。上海做醫生的很多。不是我一個。這段話說得那醫生甚是慚愧。病人因親眼看見黃石屏治好了十多個人。更相信不疑了。定要在這裏治。黃石屏照例絕不經意的樣子。拿針在贅疣旁邊戳了一下。祇戳得這女子哎呀了一聲。隨即站起來。向前後左右撓動了幾下。笑道。已好了。十分之四了。那醫生驚奇的。了不得。黃石屏約了這女子明日再來。第二日。原可以不須醫生同來的。但那醫生因覺得這種治法太希奇了。要求同來觀診也。祇三次。就將贅疣射得完全消滅了。醫生每次同來。已和黃石屏混熟了。自後每日必到黃家觀診。漸漸談到要跟着黃石屏學。黃石屏道。這不是你們外國人能學的。東西。醫生道。中國人既能學。那有外國人不能學的道理呢。黃石屏道。從表面上看了。不過用針向肉裏戳一下。實在戳這一下。不打緊。其中却有無窮學問。在內外國人。不認識中國字。不精通中國的文學。無論如何也學不會。醫生問道。應讀些甚麼中國書呢。其中最難學的是甚麼呢。黃石屏道。最難讀的是黃帝內經。最難學的是人身周身穴道。部位。醫生問道。我聽說中國有一種拳術。是專點人身穴道的。甚麼穴道。點一下。便得死。甚麼穴道。點一下。便得病。究竟有不有這們一回事呢。黃石屏笑道。豈但確有這們一回事。想學我這種醫術。就非先練好這點穴的本領。